



亢藝堂集卷四

論策

論恢復事宜上

自古盜賊之旣中葉之世皆有之其無能而甚可笑者莫如今日江南之賊者也當其揭竿於廣西長驅兩湖破九江安慶而至江甯遂定偽都迹其縱橫踰十年先後所破之地安徽江西皆八九焉兩湖則六七焉江浙亦皆八九焉有取之於後而即棄其先者如廣西是也有合圍增兵必取之而後已者如圍寧國數月圍杭州

會稽孫廷璋仲嘉著



兩月餘圍湖州五月餘是也有圍之而實不能得如圍
南昌至三月前巡撫張公守於內今大學士曾公援至
而解是也有取之既久而卒為我攻而下之者如曾公
之於安慶積月累時刻意專力甚至緩各路之援而不
發是也有已得之地其將降以來歸者如廣德是也有
取之久負之堅竭我十年將帥之智勇丁力之強盛坐
耗金錢以千萬計提督向公圍之於其始和公張公等
偪之於其繼今曾公復轉輾深入而進薄之而尚未能
拔如江寧是也有視為可有可無旋取旋棄彼委之而
去我方張皇以為功者則自武昌而外為府為州為縣

不勝數也夫賊既以江寧為偽都則荆襄武漢勢之所
必爭也九江南昌京口淮陽爭之所必先也安慶廬鳳
池太扼之所必力也若蘇松太杭嘉湖寧紹之屬皆非
其屬急也乃賊惟攻南昌不能下淮安未嘗攻其餘皆
嘗得之矣而半委之於可有可亡有若乘興而來興盡
便返者於安慶雖抗之未嘗不力然當其時其寇浙之
衆且百萬豈不知安慶之危而心戀於浙江繁富之名
志在剽鹵遠棄其咽喉而不顧設彼回其寇浙之衆以
援安慶其能為我之所卒拔未可知也安慶拔而旁附
之諸府縣皆來矣方浙江被賊圍急請援於曾公之書

亡慮數十遞而公以為分兵援浙則安慶無功若不惜以浙江易安慶此其故何哉蓋保一浙江其後亦僅能自守欲藉以規復四隣為天下大局之屏蔽不可冀也若夫安慶處江水上流不獨在偽都為肘腋而其地四通江漢萬一賊中他日出稍有智畧者侈然動其投鞭之心由是而西向其為患何可言也故斷斷不肯失其可取之機而賊則返其道以用之夫賊於浙江得之不足以進取舍之而不取亦未足以掣其肘若夫安慶諸府縣則岌岌乎有心腹之禍非特從此拘攣而已昔也兩得湖北之地而與九江揚州京口諸處皆不時委之

而去今又於安慶諸府縣棄之不甚重此非所謂無能而甚可笑者乎然賊之計以是失我之計以是得也今曾公居建瓴之勢如臥熊之當道可以進而蹙賊使賊不能更廓其所圖其於天下大勢蓋立足既定然後遣將四出皖南蘇浙之間次第相及吾於是竊有說焉今夫治兵猶治水也水之汎濫而為災遏之於此其勢必決之於彼故將從事於遏必逆計其決於何所而為之隄防其但知遏而曾不他計者此白圭之智水其何日息乎公之自駐安慶寔為天下上流之隄防者也其在江蘇若將軍都公提督馮公本以朝命治兵揚鎮苟

江寧一朝得拔或蘇常之賊有剽而驅之者其勢必潰入於彼是固足為之隄防矣蘇州一路則有巡撫李公在上海期由松江而進獨圖常州者猶無兵也常之無兵蓋鎮江之力未足以進取而自太湖可以達宜興者其路猶不能得也然則規復蘇常將惟有仗李公之師乎李公之勢雖不能以及常果能進薄於蘇則常之賊必併趨於南以相救救蘇則常必空鎮江之力乃可拚而襲之苟得常則蘇自孤所慮者李公未得驟進於蘇耳何則蘇松之界尚梗未能越而先也一焉嘉興之賊與蘇連營即足以為蘇之外援二焉吾以為當竭力於

浙江而已夫在浙江有巡撫左公自衢州而下是亦得建瓴之勢者也且迎則以戰至則以禦又即為江西福建之隄防矣總督諸公將軍慶公皆已克復溫處度此時自可畧地金華又有史巡道率中外之兵自寧波進規紹興是數路者森然相向在浙東進兵之路可謂畧盡其在浙西則提督鮑公自寧國而來而受廣德之降是浙事一大轉機也蓋浙事之壞壞於失廣德并江蘇亦壞於此當庚申春賊既破廣德乃由長興武康餘杭等縣入陷杭州和公分兵來援雖拔杭州而攻江寧之師因是以弱不三月全軍大潰糜爛至於今日今以賊

之禍我者我得之以旣賊此殆彼蒼悔旣之機所見端
進取之道數其馬跡而行足矣然徑由此以取杭州則
嘉湖之賊必有援者若以攻湖則援者亦至而湖之形
勢視他處不易拔然為恢復蘇杭計更不能不先向湖
州也非謂由湖而杭而蘇也蓋禁湖之出援耳或其向
湖之師尚能分軍以向杭固善矣然取杭之策終不盡
於此以嘉興之賊尚能來援故也吾以為先搗嘉興再
分奇兵而後可紹屬之餘姚有途可達海鹽雖為海道
而暗潮狹汊非重洋之險易於徑渡聞餘姚今已收復
是宜募土兵為導濟師數千潛達海鹽以進於嘉興嘉

興介於蘇杭之間素不當官軍之衝彼必坦然無戒猝
臨以兵可以即得若得此地雖若處於四面之相困慮
難為守不知賊綿互於杭嘉蘇常如長蛇橫身於道苟
翦之中斷其生幾何況別有人以制其首尾其勢固無
能復續乎即使嘉興不遽下而與為相持亦可禁之使
無動我乃以奇兵由寧國出昱領關入孝豐於潛以搗
杭杭援絕而勢孤不亡何待既克杭州乃渡錢唐與史
巡道之兵前後夾擊則紹興在掌握中矣從此悉諸軍
併力西指或回師杭州開北關而出或仍取餘姚海道
皆以合攻嘉興則嘉興不能援蘇李公可專力於蘇無

後路之患而蘇亦無暇援嘉嘉必易破破嘉而亦併於蘇若賊自常來援則鎮江之師攝其後其無援則蘇亦弱而易拔且是時苟湖州已下則如蘇之吳江震澤常之宜興荊谿皆可由太湖潛師以撓之不必責以攻復城邑但使彼驚擾而不知所應而我取常蘇之正兵益不可當又取杭之路昱嶺關而外餘姚上虞等縣亦皆有海汊可達海甯而出長安亦可以扼杭州之吭其左公者公一從衢州一從金華順嚴州灘水而下經桐廬而達富陽是本為攻杭之正兵也吾之所策則奇兵耳夫奇兵之與正兵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奇兵取勝疾而

所履險勝敵以後非遂足以屹然而自立正兵森嚴周密而取勝之效常迂蓋奇者正之鋒也正者奇之柄也故必有正而後可以用奇有奇而正之功亦濟苟正兵驍勁浩瀚其勢實大過於敵雖不用奇可也若稍不及必非奇不為功譬如摧百堵之垣當用十人之力果得其人或更多一二無勿應手而摧矣若僅得五人則必不足以稍動於是乎度以梯枕尋以斤鎗次第焉以去其茨而發其甍自上下下以及於半而後五人之力始足以相稱惟先於其蕩蕩壁立之中或就其邊或傍其基每相去數尺鑿而穴之穴之數處而後五人者併力

抵之亦無勿摧矣夫鑿而穴之之功其視去茨發甍為倍省也夫賊自常州以南如此其綿互誠儼然百堵之垣也官軍衆寡之數特與相懸人皆知之不足應手而摧矣今所出數路大抵皆設梯枕操斤鎚以從事而及半未有其期其蕩蕩者且如故也是安可不精擇數處以鑿而穴之哉誠如是定為奇正約會師期同時並舉其專為隄防者則時時偵賊動靜以為進止吾見兩省之捷可翹足而待矣至於蘇常既復而揚鎮之隄防益峻區區江甯之賊坐而致之可也

論恢復事宜下

庚申之變提督和公築長圍以困江寧已得九泐州功垂成而賊自廣德犯浙猝陷杭州和公遣將馳救江寧之功因是以緩此所謂遏之於此而決之於彼也和公遣將援杭三日而拔可謂烈矣不旋踵而江南之軍大潰賊逸長圍而出披靡於常蘇松太以及嘉興東南之事從此瓦解杭州雖倖存歲餘而賊在戶闥之外彌望綿延固早一蹶可入所恃者浙東數府有水陸之險地力繁富自守之餘並可望力征經營於嘉蘇昔吳越時顧全武擊董昌於越州適揚行密遣將陷姑蘇武肅欲

遣全武移兵救之全武以為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既而越州果定乃率師由海路以平嘉禾行密之將守吳興者聞之亦遁遂督師復蘇州此與吾所論由餘姚進搗嘉興之計蓋合然歲餘之中未有議及此者嗣紹興且先杭而陷矣今浙東數府則溫處寧及紹之餘上新嵎諸縣皆已分道守復惟金嚴未平而全武進兵嘉蘇之路固又在吾境內矣夫就賊而論則蘇浙非其至急而我失是數府則遂以不支往蘇未失之先大軍畢立於江寧用功數年養兵十餘萬以求所謂長圍之計餉之所出由江蘇藩司饋運者月三四十萬浙江如其什

之二三故其時軍食充牣無枵腹之衆吾聞賊未至常州主者先遁其見糧未以給兵者尚數十萬金前浙撫王公自蘇藩擢任攜其庫金四十萬至浙其存於庫者尚百餘萬是時距蘇州之失甫一月復悉委於賊此可見當時蘇浙物力之大其贍軍而有餘如此且不獨贍軍而已頻歲之漕運輦下者曾無失手仰食東南之舊是固國家元氣之所繫也在我為元氣而在彼非本圖譬如鬻割男女資以養生未見有益於生而所為鬻割者蹙然盡矣且夫人之於病雖有意則治標之法而未

不忘者也或問恢復蘇浙與江寧當何先吾以為賊以江寧為本根其餘皆枝葉耳苟本根得拔則枝葉固不刪而自萎然本根豈易拔哉是宜先刪其枝葉而孤根未有能存者也且今日之難披糾結以敗我簷網牖戶者皆枝葉之切於為害也其為害也切則其去之也愈不容不先况枝葉既繁芟之以至於漸盡而後從事於本根則負斤荷鉏於其間亦覺俯仰無礙而為力輕而易舉故吾謂當先蘇浙而已蘇浙之次第則前論已詳或又謂和張諸公之圖江寧也處蘇浙極盛元氣無傷之際而磨以數年之久終至一敗塗地良由於江寧之

不拔安在其尚可後乎吾以為和張諸公圖拔江寧而其既終延於蘇浙若當其時江寧果拔恐其既將不僅在於蘇浙也連章合抱之木侵其根而剷之其勢必耒然而崩是必有受其摧壓之害者其為堂為室未可知也蓋其時皖北猶未悉復隄防不峻倘由是而闕於九江荆襄既又將如何也至於極蘇浙物力之盛贍軍而有餘尚無成而至於敗此則視統師之謀慮紀律而已自和公既亡朝廷始以曾公為帥公受事當潰敗決裂之餘征調轉輸動輒不可措手然且皖北諸府縣以次削平無事於長圍之勞兵費時而重克九洑且有進

焉值陝西之警 朝廷促分其軍遂能及兩花臺而止
若易前日有月濟之以數十萬者得增募勁軍以抵其
所缺豈僅止此夫得以月濟數十萬者舍蘇浙以外未
易有也是即為贍軍計亦當先事於此雖驟復其地未
必能一切遽還其舊然緩之不更相隨而久哉特是蘇
浙一日未復終亦不能不為贍軍計也曾無其術徒鯁
鯁然規地勢而講兵機猶醫者論病而不進以方雖切
何用顧居今日而籌軍用則趙贊閻架之法賈似道公
田之制少知讀書有志於經濟者固萬不肯建議效尤
然亦斷不能有天施地生自然之利則必少受其不便

者史書所載漢之蕭何寇恂唐之韓滉張彧皆有轉餉
之績而未嘗言其取於何道彼其或當賦役未定之時
或在征歛無度之世度諸公所取亦未必人人而悅之
特其所以利國者大而又必不為已甚故當其時豈遂
一無怨謗而諸公毅然行之其君亦信任以為功傳之
後世但知其為時名臣錢氏有吳越時其賦稅之重為
諸方最因是能免兵革既且數十年百世之下猶戴其
功吾嘗深思其故國家治平無事苟取之民者有浮於
一粟一絲是必無非借其奢侈之欲否亦墜利於上故
適足以干天怒而召人亂若當擾攘干戈肝腦塗地朝

廷早不惜其瓊林大盈之藏甚至問國之富幾使豪儈
巨商纍纍足以相抗則雖取於常法之外其迹甚有似
乎掊刻苛斂而用之原以保國衛民非蘊而生孽其心
可以求諒於天而人或不諒是人之無良也譬如父母
於子之病竭其資於醫藥浸假而鬻其田疇豈不知所
鬻者受之其先亦將以授其子而為恆產凡其子一生
之俯仰皆將取給於此然求以延子之命有不得不忍
而出此者設或不忍則有坐視其斃矣是豈得以絕子
之恆產為不愛其子哉惟當其不得已而鬻及於田疇
必有市師平賈於其間而為市師者乃尚乾沒其所鬻

之貲致使足以求醫而未足以備藥徒自忍其鬻田之
苦且時覺歉然無以對其先而赧然為鄉黨親戚之所
道其子之命則仍懸於不可知此則其可殺者耳故為
其子求生則鬻田無害也而乾沒之人不可以不察且
田疇之可鬻者亦有其次第焉保無有不必盡損其子
之俯仰而尚得為助於醫藥者乎今之為贍軍之計其
出於治平常法之外者特商賈之釐稅富室之輸將此
皆增之於所無未嘗減之於所有也夫獨不有其可減
者在耶有不可減於公獨不可有減於私者在耶且即
以釐稅輸將而論其道容有所未盡其弊尤不能以悉

除第吾嘗以是取忌幾為人所陰中今日即有所見苟其權可以使事之必行則所謂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禍亦一身已耳若其事不能必行而徒昌言無忌以招尤而速罪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不敢盡言之也

制用策一

此必與第二策相輔而行方有邱山之利而無毫髮之患

古者取民之制徭賦並言我朝亦以地丁為正供地屬於賦丁屬於徭然今日稍習吏事者知徭入於賦而齊民編戶歲納之官第以為賦而已不知有徭也吾亦以為國家有賦無徭久矣何以言之徭之為事即古力役之征漢人所謂口率出錢隨生齒為多寡與賦之定於三壤者不同國初丁與地本亦分征我聖祖皇帝御極之五十二年詔永免增丁之賦每歲準以五十年編冊之數於是徭亦有定額我世宗皇帝又詔以丁賦均入田賦代輸於是民間始忘其為徭

而自康熙五十年以來以三十年一世計之至今凡五世其間子姓蕃衍盛者或溢千人或數百人其最衰少者亦數十人姑從其衰少者以為準向使沿國初分征之制並未詔為定額則將所征定額之數以歸除之法乘之於所免大約裁及於乾隆中葉而已今又將所征定額之數以歸除之法乘之於所免大約裁及於乾隆中葉而已今又將謂譬如每年應取一千則自一年至十年共應取十千自十一年至二十年又應重取十千今每年只取五百則自一年至十年只取五千其自十一年至二十年所取之五千即一年至十年應取而不取之五千是十一年至二十年直可謂一無所取也又此所謂一千之數乃是始終有定故只覺十年中減免五千而丁賦本逐年加增今則雖加至應取十五千亦只取五千夫我朝田賦之經不加加至應取二十千三十千亦只取五千也

於往代豈惟不加雍正及乾隆初年於江南賦額永蠲六十五萬矣於江西永蠲十一萬餘矣於浙江永蠲十二萬餘矣於湖南湖北永蠲三十六萬餘矣其因國家一切慶典或偶遇偏災盜賊隨時豁除幾以曠典為常例不可以數計而於口率出錢之賦則積久乘除以至於無此其藏富於民損上益下直生民所未有然至今日不免蕭然煩費矣蓋國家惟高宗朝最極雄盛其間用兵西陲以及時巡東南皆為莫大之役而不見其損仁宗平定三省教匪繼之以林逆之變於是水衡少府始無充溢宣宗兢業圖治一無

喜功好大之心務崇節儉以先天下休養生息幾二十年而疆臣乃欲肅禁令以威島夷遂結邊釁當其時連兵四省閱時三年迄撫局之成帑藏已為一空矣
文宗當中外匱竭之際而用兵之大二百年所無庚戌辛亥之間尚數發帑金其後遂絕於是乎損上益下之政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嗚呼豈得已哉叔向告子產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今之作法蓋惟恐其不貪信乎其敝將不可窮詰究竟然而朝廷知之大小百執事知之遂有謂事例之捐宜罷抽釐之捐宜罷各省之勸捐宜罷夫苟能罷豈不誠善不

知罷之而能給於用固非不欲罷也今則不罷而尚虞其不給將安從而罷哉且夫有天下之最可畏者莫如結怨於民而已怨作而亂隨之今所行各捐惟事例之捐如京師戶部銅局火器營及各省設局所收懸職為招聽來者之所願其弊在品流之雜名器之輕尚未足以斂怨此外則非抑勒苛暴不能為功於是疾首蹙頞之狀所遇皆是而行之固已徧天下且閱十年怨雖作而亂尚伏豈怨之不足恤而可俸其無亂哉蓋祖宗損上益下之澤盤固深厚今日之所取尚即向日之所舍不啻出其所藏也第在小民則何嘗知之亦何

嘗計之此其中蓋有天焉惟小民未嘗計之而有默為計之者故怨作而亂未相隨必待所藏者取之既畢而後取非其有取非其有則天之所惡也嘗有士人未達時猝遇藏錫掩而不取其後官成得皆適如其所掩之數天道好還其巧於挹注往往如此以是思 祖宗惠民之政莫大於免徭是可取而不取者也今日別出其途以取之亦好還者之巧為挹注而已然所出之途既雜又無人不知為煩苛以煩苛號天下是取其所藏之無術也孔子言名不正之害至於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今之以捐為名是何名也始而抑勒繼而追呼取

寡取多漫無限制誠有刑罰不中手足無措者矣當各捐之行初不過謂治軍方亟姑暫試之故 明詔屢有事平停止之語誠以為苟且於目前已耳不虞其如是久也乃已如是之久且轉未卜其有艾則非目前之謂矣目前則姑或相從於苟且未暇悉正其名若灼知其久且未艾乃尚狃於目前而不翻然為天下一正其名哉竊以為徭賦之征 國初本沿舊制繼世以後因度支充實而免之今若因常賦不足而復之於名未可謂不正也第均輸既久一旦從而析之且各州縣戶口民數雖每歲造冊以為常而多有不實若按口率出錢必

將編查無遺慮遂騷動而多弊自不能不仍循均輸之
舊惟當以現在地丁額數析其屬於地者若干屬於丁
者若干屬於地者悉如原額屬於丁者則酌而增之或
半或倍極多至倍半仍歲以為額以明其額雖加於前
而覈實計之所加仍不過數十分之一二而與前代之
加賦之號為苛政者毫不相涉也特此法若行吾知議
者必猶予以加賦之目則請視今日各省之所謂畝捐
所謂津貼之類雖避加賦之名而實則大過於加賦者
不猶愈乎蓋人君行事原貴乎喻之於人而亦有不能
盡喻惟在權乎理之所安足以告天地祖宗而鑒其不

得已夫安於理者正於名者也傳曰禮義不學何惜乎
人言孟子曰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故當可
已而不已而又不權乎理之所可安於是乎物議沸騰
菑害並至如安石之行於宋謂之殃民可也權乎理之
所可安而實迫之於不得已於是乎始必不免於怨讟
而久則知其所全之甚大如子產之行於鄭謂之秣時
可也且大學言生財之道首在乎生之者衆句踐之霸
越也待諸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若使戶口之增無
與於國賦安見衆之有裨於財而生聚之為益於富强
哉陳同甫亦曰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故

竊以為今日既無天地施生之利與其征斂於無名不
如悉罷其無名而正其有名獨徭賦為可復而已

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帝時省儉至四十武帝事
邊費廣人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孝宣減人算三十孝成減四十
光武有產子復以三年之算出杜佑通典

制用策二

治天下者以愛民為本設官以治民所以愛民也非以
愛官也今則愛民乃不如其愛官豈惟不如直以不愛
其民為其愛官之具而已論吏治者無不以慎選牧令
為最要今之牧令其銓選於吏部者由科目則序資由
納貲則按班賢否無從而知也惟於其到官之日責其
大吏鑒察而去留之其由外省之序補升調者雖亦有
資有班而其人久為大吏所熟知或用或舍因地因才
可不必悉拘於例近數十年各省序補升調之人多委
之署他缺而不實履其本任其本任又以他人署之其

未有實任之人委署各缺雖注於藩司之冊亦自有班然尤可不拘一出於大吏意為之夫是缺既補以是人而反署他缺是缺則署以他人如以為是人不宜於是缺而宜於他缺則補以他缺可也何為又補以是缺以為是缺宜於他人則即以他人補之可也何為又補以是人其顛倒刺謬之故詰之幾無可為解此無他蓋起於調劑之說也各省額設州縣多者百餘少亦數十定於公有繁簡之異定於私有優劣之分繁簡之異異於壤地之大小優劣之分分於賦稅之多寡調劑之說不惟其繁簡惟其優劣也且夫國家則三壤以定兩稅

均丁銀於地賦之中耗羨亦有定額此外無擅溢絲粟可謂取下有制矣然而州縣征之於民解之於上自倉書庫吏以及催征之丁役解兌之人夫既已人衆而食繁解兌之所至或在藩司或在糧道或在本府又無不有平餘解費一不備則抑勒無所不至故亦無有不備者即是數端計之大約加二加三尚有所未給州縣之俸本極微薄養廉之數較多而皆扣抵於捐攤終其任無一錢之得今則缺之大者歲延幕客或二三千金廝僕之給役者動輒數十人無役可給者更或數十人甚而百餘人加以上官之餽獻曰節壽曰門包又或過其

境或同城而抵任者曰供應曰辦差以無一錢之得而
所用如是之夥且繇是厚家室長子孫猶累累焉不獨
其官如是凡其書吏家丁苟司經徵之事亦往往驟起
其家隱然若豪右蓋賦稅之足以取盈一至於是其取
盈之道有二曰折色浮收曰長征短解如地丁雜稅之
以銀征者或什加其三四什加其五六是一於浮收者
也如漕屯之以米征者折之以價大約民間米一石價
不過銀一兩四五錢折則有多至四兩或溢於四兩者
是以折色為浮收者也如定額一萬作為十分則以一
千為一分未必真無實欠在民然未必多至十分之一

至於秋成之分數雖民間未必歲有十分之獲獲僅七
分八分者時時而有然其納於官初不隨穫而歛而州
縣之報解其並未實成災歉之歲大率以七分開報又
不免虛增其民欠之數大率亦終以七分兌解是則長
征而短解也以是二事計之假如額銀萬兩額米萬石
實價為萬五千兩共二萬五千兩矣而浮收於銀者若
什之五折色而浮收於米者僅若倍有半實解其七分
而實征者亦僅以九分論為短解其二分蓋實征者凡
四萬七千二百五十除所解七分凡一萬七千五百實
為取盈者凡三萬有二百五十以視本額終倍而加贏

故以賦額愈多之缺為愈優寡則見劣此中不齊之數
大吏知之甚確調劑由是而起定例實任之州縣皆限
年計俸不及其期則格於升轉例意固令久於其任也
然優者久居於優劣者亦將久居於劣久於優者固所
願矣久於劣者雖衣租食稅猶是也而賦額既寡取盈
無幾不足以厚家室而長子孫少不節嗇亦誠有侵挪
賠累之患大吏以為虧之於公則追繳為難虧之於私
則情亦可憫於是調劑之事有因其虧累已成而資之
彌補者有即虧累未成而酬其清苦者乃或其地本自
有實任之人或其人未合於調補之例於是非署不行

大率周一歲兩稅畢征其人又可去矣蓋又將為他人
施其調劑也故各省惟號為中缺者間有終於實任之
人其著名為優著名為劣則出於署者什八九亦有不
在調劑之列驟處於優且處之久者則又大吏別有屬
意之私更不必論然則紛紛然易補而署為調劑也其
有事於調劑使之有可以取盈也其所以使之取盈者
使足以糜重疊之耗費優上官之餽獻飽胥吏之奸蠹
養無用之廝役也使足以厚其家室而長其子孫也而
一出之於賦稅賦稅歸於公者也有定額者也額之有
定以愛民也而仍以額外取之豈非愛民不如其愛官

直以不愛其民為其愛官之具哉夫 朝廷之愛民可謂至矣軍興以來府藏久竭太倉之儲朝夕不謀兵食之逋積時累月然且遇慶典則有豁除遇偏灾則有蠲賑損上益下軫念民依一如承平無事之日雖計臣權吏雜出其社莠之術以資補苴而於閭閻之常賦從未
有昌言無忌敢肆然而議加者若畝捐津貼諸事未嘗非加賦之實猶必巧立名目掩耳而盜鈴蓋甚知加賦之不可訓也夫事之不可訓者以其不可以治天下而足以亂天下也乃如巧立名目犯其實而避其名既可咲矣然猶苟且於目前以應其急也若州縣之征於民

甚至倍而加贏則自承平以來靡然成風恬不為怪并不必別立名目取諸其懷而予之耳嗟乎 朝廷之愛民惟恐不至而州縣之不愛其民亦惟恐不至事之悖戾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夫民何以宜愛愛民以愛天下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又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有主而後有天下有天下而後有民也此民之所以宜愛為天下也至於官亦自有當愛者以其能愛民而愛之也以其能愛民以愛天下而愛之也苟不愛其民以不愛天下矣又何為而愛之哉故竊以為當今時政社莠

雜行名實虛偽而仍無補於天下惟當有所不愛以成其愛而已則州縣之征收賦稅宜少釐正也且夫

國家常賦之額著之為令夫人知之而不可欺也州縣之加賦於額外亦夫人知之而不能掩也百姓之於州縣無所謂私愛也而以一州一縣之大人各有心乃恣其額外取盈翕然安之若無事何今日百姓之椎魯馴順乃過於黃農虞夏哉良由本額固輕故繼長增高而有所不覺而百姓以無事為福但自幸其不及於苛則一任其或歸於公或沒於私皆安之而不問然而在百姓則均是出也在朝廷則非均是入也設在承平殷阜

之日亦姑不問而當制用如是之亟方且療飢渴於漏脯鴆酒而固有觴豆之無毒者可以朵頤而屬饜曷為舍是而取彼乎蓋取民之道在乎體察其量之所能及過乎其量則病民而亦不能久不及其量豈不為恩而國受其病所謂大貉小貉也向如州縣之所征悉如本額民之受恩大矣而自州縣溢額取盈以來民猶安之而不覺必其量可以及是也使朝廷依昔日耗羨歸公故事重申巽命以州縣溢額之所取自今伊始悉入於公於民之無損猶是也其益於國則甚大可以罷一切秕莠之政而不行矣特恐議者謂於政體有未宜也

夫以今日國用之匱竭不啻大聲疾呼於天下其捉襟見肘之態任天下之睥睨而矜惻之固無庸尚用其虛憍之習况時政之病民而不止損其政體者層見迭出若於民初無所病反斤斤以政體為恤或亦虛憍之未除知一十而不知二五顧吾亦豈敢謂政體之不宜恤哉且既議 祖宗初年徭政之可復是亦不可不用其一而緩其一也惟緩之亦緩於民耳倘仍以一切不問為緩而於入之公則病其失體反一任私者之恣為其私其失體又何如也然則釐正之道在嚴禁其額外之征而已或曰額外之征未嘗不律有明禁也而其恣

取也自若且州縣之不肖者或婪賂於獄訟必尚知所顧忌務為諱匿閉藏而未易驟得其碯據獨至額外之征則每歲開征之始官定其數以約於吏吏復以約於民如市物之懸其價明白宣示執途人而問之而皆知其所浮之數豈特於律之明禁無所警惕直若未嘗有是律秉炬而行之抑豈皆不肖即號為潔清慈惠者無不皆然今亦第申明之已耳未必積重而能返也吾以為徒事申明誠必無益而其可以必行權不在州縣而在大吏是必於饋獻之屬解費平餘之類先一一盡除之夫而後裁定其數使之必從於是州縣亦各量而後

出若奸蠹之胥吏無用之廝役亦自能剔而去之然猶未得遽照乎本額也則以州縣廉俸之一無所得勢不能盡絕其生故曰裁定其數而已蓋誠能如此則官亦在宜愛之列正陳同甫所謂郡縣略就從容之時也苟以為餽獻之屬解費平餘之類何以能悉除則非吾之所敢知矣或又曰如子之說州縣雖溢額取盈百姓固安之而不覺以為其量可以及是是亦何必更為裁制務奪之官而予之民乎則將應之曰吾固有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一也且如今之所行釐捐者以為出之於商而已不知商以所出之數增之於物價而仍以取償於民商受其名民受其實受其名者猶且愁苦怨歎僂焉如不終日則受其實者又將何如此外各捐之務為朘削更不待言然則當此之時奪官以予民抑亦消息盈虛之理也夫

允藝堂集卷五

會稽孫廷璋蓮士著

策條陳序跋書

制用策三

自粵逆揭竿倡亂蠶食東南各省奸民浸而響應有所
 謂捻匪回匪幅匪之類十年之中無一省免於腥穢可
 謂盜賊蠱起生民之大亂矣夫我朝自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世祖混一區夏聖祖大定永
 清嗣時厥後如列聖繼述世宗之剛毅英達高宗之宏
 亮純懿仁宗之簡重明愨宣宗之恭儉莊敬

文宗之徇齊惠和而皆兢兢以愛民為本勤政為先無一日少即於暇逸無一事稍涉於病民今上雖在冲齡而保傅樞衡皆負老成宿德之望大政則兩宮決之翕然有堯舜之譽故即位已及兩年薄海內外曾無一人稍存主幼國疑之見但以為祚數氣象與世祖 聖祖相彷彿竊觀書契所載惟殷之君賢聖六七作以周之盛四傳之後已譏菴荒漢自高惠以迄武宣無大失德至孝成之世女謁盛行卒兆王氏之亂魏晉皆無足道唐則武氏之禍僅三傳後耳宋之可稱者亦凡四世至神宗任用安石國事大變論者謂

靖康禍基實兆於此明自成祖而後便多好任宦官弄髦祖訓其間奸權枋政主極怠荒十三傳之中孜孜求治者曾不數主而如 本朝之聖聖相承先後如一誠開闢未有也每朝之中亦必有名臣輩出其即無卓然可紀者無勿循分守法而有餘間有便辟之人偶竊政地期以持祿而固寵初非有蠱惑驕悖之大如前史所傳奸臣者而自列卿以至臺諫朝見其用夕則糾之或其人即見容於先朝決不得倖逃於繼世如堯時四凶終見誅放於舜也故凡歷代致亂之由如權臣朋黨宦官宮妾之類至本朝而悉絕詒謀之善主道之隆法制

之相維威權之必一宜萬年長治而不亂可矣何以潢池一弄奄忽踰紀且以篝火狐鳴毫無伎倆而朝廷選將帥置大藩志慮忠實謨畧深穩者未嘗乏人亦未嘗不畀以重權假之歲月乃猶若病於功遲而效疎累卵之形未見其底此真天道之不可解者將以為治久則亂固氣數當之乎而自古氣數之說聖賢又必反覆推究以為終應於人事若今之人事將何屬哉竊於萬無可推之中姑謬陳其瞽說要未敢謂治之果繇是而敗或以冀亂之繇是而弭焉今夫崇構廣廈其粹中漂搖之患非必因毀而折之也蓋羣材之中蟲蠹潛伏其

始不覺而亦無害歷年既深侵蝕甚鉅一木之壞足以搖動其全形則惟尋其所壞者去之未有不復於舊觀矣以今日之上一心中外僂力盡注意於區區無用之賊而尚苦無期此其故夫人知之亦夫人言之曰患貧而已然則亂天下者賊也實由於貧必不貧而後可以無亂於是捄貧之術始囂然競起而無奈其貧之日甚也嗟乎國家何以貧哉吾以為捄貧之道在尋其所以至於貧者而去之不必別出其術以捄之也猶治室者不去其壞木而雜用冗瑣之材枝梧而撐拒之既甚病於觀瞻而亦豈能久哉竊計國家歲入之數耗於養

兵為最大舉各省額設之兵隸於綠營者凡六十五萬有奇自京師以及西北各邊隸於八旗者不與焉其始固以為養之於無事之日斯可以用之於有事之時且所以定其額者亦逆計其可足於用以為其數至於數十萬眾必無亂不足以平無待如開創之代有事於倉猝召募而始集也即如今日出師於各路者其成軍之數總而計之殆亦無過於此可見 祖宗設兵而定額已若明鑒於今日豫操全算因不惜歲糜重餉使後聖逸於觀成而已向使 祖宗不以為意盡無所為尺籍伍符之設抑或僅設其半或三之一則以所糜之

餉積而累之必不止粟紅貫朽已也惟

祖宗以為

雖糜於平日必省於臨時夫誠能省於臨時則不謂之

糜可也決不料其臨時之無可省且適與平日之所糜

因而重之然而

祖宗不及料故糜其一矣今則礪

然見之而反糜其二何為者哉蓋今日各路之軍無弗

出於召募者矣或

朝廷命一將或主帥遣一偏裨率

先以募勇為請挾貲四出驟而成軍自立名號以為識

別有立為一字者如彪勇勁勇之類有立為二字者如

福勝勇安定勇之類有稱為軍者如虎翼軍之類有稱

為營者如湘字營之類無勿募自民間纍纍成冊而於

各省著籍之見兵絕不過而問者以為統率之人素非其將領其權不屬猶可言也至於總督則兼轄之撫提鎮統於節制矣其無總督之省則巡撫多節制各鎮者矣提督亦無不節制其各本鎮者矣其各有本標又皆各人之親軍也然則本省有事宜無不用其本省之見兵或為見兵不足其額而募以補之又或為額兵不足於用而募以增之均猶可言也若核於所用之衆尚可不必盡起其見兵則起其見兵自無不足乃問其前敵則所募之勇也問其分守則所募之勇也問其親軍亦無非所募之勇也一若是省之初無見兵一若見兵之

初非為有事設者此豈不大可異哉夫其所以如是蓋曰見兵之無用也其無用奈何蓋曰虛額之冒佔也老弱之充數也徇於承平之久廢弛而不可驟振柔脆怯懦而不習於戰也嗚呼孔子為乘田則曰牛羊茁壯今而至於是其亦忍而為此語也然既至於是矣固不能強無用而使之用自不得不聽其募於見兵之外以期其有用特是天下之物必以其有用而留之或即知其無用而尚待萬一之有用則亦姑留之又或留之而無損於我則亦任留之又或留之雖損於我而有道存焉則亦當留之又或留之雖損於我而去之恐別足以為

害則亦不得不隱忍而留之夫所謂無用而待其有用者芻狗是也所謂無損於我者駢拇枝指是也所謂留之有道者養濟之院是也所謂去之恐別為害者柙中之虎兕是也若今之於兵必無人視為芻狗無人視為駢拇枝指矣而或不免有養濟出柙之見存其存養濟之見者似慎於積重難返之勢然而亦未深籌之矣魏人王廣有言凡舉大事應本人情則請衡之以情人情自有而使之無其勢固逆然有甚逆有不至於甚逆本朝之制惟京師八旂之兵兵則專為兵更無他業以謀生直省綠營之兵則無勿兼操農工估販之業其入

名尺籍月博見糧第為生業之餘事蓋在 朝廷特以聚而見糜而在兵政以散而見畱苟專資乎是受之飢者必衆故雖叨竊於 朝廷為數亦僅假如綠營之兵亦若八旂之禁執他業一朝而去之逆其情也甚矣乃若僅為餘事固不至於甚逆也或尚慮其驟去之不便則漸去之必無不可者是在先覈其冒佔之虛額因而除之次汰其老弱亦併額而除之冒佔者之與老弱久自知其當去必無敢怨也此外未除之數若遽責以柔脆怯懦雖當其情彼或未服則且授之以技限之以時即申以限畢出征之令技則以火器為切於今餘悉勿

用時則始以兩月為限遞加一月凡六月而畢每閱一
限簡其優劣區為三等入一二等者賞有差三等者平
不入三等者以去為罰併額而除之大約初限二限入
等之格宜稍寬遞而加嚴如是則去者亦必弗怨閱是
五限去者既多其未去者其技必精且嘗先申以出征
之令矣果自反而縮者亦必於數限中自就於去之之
列既始終技精而不去則其膽亦必可用蓋所以謀去
之故雖意在節財特去其糜於無用以濟於有用非能
使所節之財萃而不動也亦非有惡夫兵必欲奪兵而
予之勇也蓋終糜其一而已矣而其期不過半稔決不

至難行而有他患不特無他患且有甚便之事接踵而
起者焉何則今各路所募之勇募之而來未嘗為其去
之地也其充募者大率游手亡命素無恒業之人自募
以殺賊而反以習賊之行一朝遣去則椎埋剝削無所
不為此則真有虎兕出柙之禍以其本無所執之業也
若以所去之兵額收此輩以實之不至於遣而四散漫
無可稽而所糜固猶是一也其防患不尤大乎要而論
之天下雖大不過一人一家之所積今有農家於此賃
傭以助力田必際於耕作之時未有不際其時一無事
事而賃傭給值以為常者既以為常蓋以為來歲終將

有事於耕作可不煩別賃而已至於來歲而是傭者乃曰吾第知受值耕作則不任也斯時為之主父者不忍視其田之廢自不得不別賃其人而於是傭決無不揮之使去夫即揮之使去而亦必痛悔其受賺之已久顧悔則無益去之豈可緩哉若猶泄泄不去而給之值也如故其別任耕作者又必稱其功以給之是雖有千倉萬箱之富亦立見其竭然天下固斷無是理也豈至謀天下而反不如農家乎

為人擬條陳事宜

一裁杭州將軍缺用撤杭州駐防滿營以所圈營地聽民買之於官造屋居家以其地價為建築重城經費其合營滿兵就近改隸於乍浦滿營緣乍浦遭亂後滿營舊額以外虛缺改隸但敷於補額而止倘補額以外尚有餘兵則或歸京旂或撥隸他省駐防其向年支放杭營南米盡數解京再撥隸他省駐防亦必查條該省有虛缺之額方以撥補庶支放無庸協濟

一各省總督應在兩省扼要之地駐劄如閩浙總督宜駐劄衢州兩廣總督宜駐劄肇慶無庸與巡撫同居一

城

一酌裁各省各標兵丁暨虛其額留為遣散無歸之鄉
勇降人等充補

一各路統兵將帥及督撫等奏保各員弁勞績但應臚
叙其若何出力其應如何擢賞應候 諭旨親裁及
諭交部議奏候 欽定或於臚叙出力之處分別一等
二等三等之次第總不得由原保之將帥督撫指定階
級以尊 朝權而杜徼倖

一督撫將帥重臣雖無勿簡在 帝心然才能各有不
同信任豈能無別伏觀 聖祖仁皇帝時於信任之督

撫大臣間有 賜以部臣無得掣肘之勅諭此即前代
許便宜行事之意非凡為大臣者悉能得此應請暨遵
成憲於信任之督撫大臣 賜以部臣無得掣肘之勅
諭庶未奉敕諭者不得援案奏陳致 批答與部議有
准駁歧異之礙

一通商衙門之設應歸併於理藩院以肅中朝體制查
理藩院原設有尚書一員左右侍郎各一員額外侍郎
一員及郎中員外主事筆帖式各員另派管理院事王
大臣人均用滿人若併入通商事務應請添設侍郎一
員並添立一二司定以名目每司量添若干員又添設

主簿吏目供事之類均不必拘定滿漢其司員以下等
人須令練習現在通商各國之語言文字攷周官原有
譯人之職能通驛語並不以中國而下從外國為嫌蓋
其中實有關繫之處目下中外情形雖並無兵端而亦
既有通商交涉事件若隨事隨處一一有藉於並不在
官之通事人等亦殊不便或事關重大及時涉倉卒尤
慮致欺朦貽誤所關更匪細也

姚棣伯復莊詩問序

夫鐘鏞振聲而細匏遏其響蘭莖發色而穠華闕其馨
恣雄心於虹霄濯素質於冰井良由奇穎之氣稟厥生
初秀惠之韻蘊於所抱故能英姿颯爽而怒濤驟驅靈
衿卷舒而古白時迸也伊夫嘲風弄雪蛩唧其響儷花
鬪葉厖雜其辭否或妄騁霸才自謂籠罩萬有偶出纖
語輒許氣象一新譬猶鼙鼓動地非不嘈呖與之聆韶
英之奏則陋矣桃李漫山非不穠豔與之觀瓊珞之蕤
則俚矣以是而炫異衆製佞悅一時不其恣歟姚君復
莊淵騫其姿雄秀在骨靈腑內滌逸情外蜚著作之富

積成巨觀豪爽之氣時寄清詠刻劃天地緝旨爛其星
稠雕鏤古今瑤想鬱其雲詭駁駁乎笙簧六際而黼藻
八能矣夫拓湖海之襟元龍恣其豪興得江山之助張
說攄其雋思惟君所居實鄰於廓雷响霓吐浩然盪胸
呀波呬濤時可洗眼雄邁發想輪軸恣其激迴縹緲寄
思樓閣供其瑰麗宜其入騷詠而慧舌喻噓發歌吟而
妙腕恣肆至若奮襪北征出門西笑問揚州風景不流
杜牧之狂擅洛下才名大著陸機之望長安冠蓋之地
唱儔雲集燕邸遊俠之場歌舞醉月出其縑楮譽動英
流迸爾聲情氣辟名士然而半生結客一第溷人名與

命違病隨貧迫迺使公車數上落魄春風長鉞安彈感
懷秋興而况冰霜未禿遽起潘岳之悼烽火驟驚竟罹
杜陵之愁望廬長歎悲此魚杵卷室徙遠危乎燕巢猶
復尋茲墮歡萌乃閒致緗縹盈几伴小妻以檢芸坪塢
畱題呼幼子而剔蘚以之怡悅靈性驅遣窮愁豈非娛
能贖悲鬯可忘鬱乎且復莊以六代之才綜百氏之學
跌宕文史撐五千卷於腹縱橫上下搜八十家之奇研
京鍊都出入班左刻羽引商鉤提騷足若乃演其智慧
闡乎奧微蘊悟五空動而無動禪通三昧兮之又兮則
又笑證花拈舌證蓮吐者矣凡其撰述如古文辭駢體

暨詞賦等大都沈博絕麗紆餘為妍律古不愆傳後可
券者奈以家貧力不能付梓唯所著疏影樓詞五卷玉
樞金籥二十四卷已醜貨銀版嗟呼乎假僉才以炫時則
紛若螳鬪飾曼辭以媚世則靡然騫趨轉令寃璞秘輝
孰部之以寶鏹遺珠韞采疇擗之以鐵珊流傳之難古
今同慨已某也體素善病性不工吟擲廿載之駒光年
已逾弱握三寸之兔管心慙雜仙茲當羈旅珂鄉獲親
珖度好弄媿我忘年屬君萍水偶逢苔岑斯契時君以
所著詩問三十餘卷慨然有問世之志而恨無成其美
者夫素琴在御不操則不古幽葩茁藜不吐則不芳以

復莊具邁倫軼羣之姿積鏢今振古之製脫使盈篇累
牘一任韜采匿華是吾輩之咎也某因與從兄嘯庵助
資首勑而同人咸樂與贊成之既付梓復莊屬一言以
為序吾知是編一出鈞天九成定洗箏琶之耳香國獨
秀盡抹媽妣之姿而某得綴以蕪辭附乎簡末亦厚幸
已

紀廣東伊雲巖方伯霖政績序代作

在昔智臨天乙何嘗無秕莠之宜懲道塞夸庚要必念
苞桑之所繫故奮旅底中興之績最軫鴻嗷字毗裕長
世之謨不資鳩羽雖藏珠捐璧譚過於迂而竭澤焚林
事尤可鑒洳開罕駟白徒釁伺於強宗筦任宏羊赤旱
栽深於孝媪少內初羨餘之目貞觀之治績始湮中都
增手寔之條紹聖之既基已寓歷垂汗簡夙奉靈著顧
或謂七鬯無驚鐘鐻久晏太倉積粟方看紅腐之相因
宣室受釐固合蒼生之是問萬紀銀阮之議所絲見斥
於唐宗望之金布之篇必不並懸為漢律若其潢池盜

弄海水羣飛契箭之傳未通十部牙璋之發幾徧八州
買臣馳傳於東甌遑苦江淮之費司馬鑿山於南劍難
矜巴蜀之疲驚東南陸海之沈飛芻頓絕問西北教倉
之舊納程何來是則供億關中固資蕭相轉輸河內必
責雍奴西陵穀卵之徵事非得已北道資糧之主分亦
宜然不知肝腦之方塗愈覺脂膏之宜恤讀賈誼治安
之策厝火堪驚考史遷平準之書算緡最困苟驚治標
之術便詡折肱恐懵徒突之機難容旋踵蓋髮緯尚能
知恤而繭絲本不可為古大臣昭德塞違長人活國期
盡安全之兩術願輕去就於一身忠蹇乃心光明其迹

如我憲臺雲巖方伯豈非福造蒸黎因以志匡社稷者
乎公系推燕朔盟守驛旄閉接南陽寇鄧共真人之社
第開東邸金張席累代之華保塞北之殊勲世藏功券
積關西之清德家有賜書駝里門高龍媒種別雁翎犀
鞞春堦奪衛士之袍虎繡龍轡秋殿坐侍中之席自奮
黃飛之逸足果膺青選於英齡始搴蟾窟一枝狙擊偶
同夫博浪旋聽鹿鳴三奏虹輝信重於崑山是時給札
黃門早荷夕郎之拜俄復銓名丹地遂分秋部之班超
包目之常資證昆皆之舊兆平持風憲最為清要之途
諾主雲廳尤處曹司之滙公則務殫淑問胥致祥刑燭

炳宵庭屢起崇公之浩歎筆飛塵几自知定國之陰功
鑿三尺而熏香可盟獨旦轉兩階而佩綬特長諸曹春
滿印床雨露潛滋於花判勤宣書局風霜永著於條章
庭堅考最於北司本是高陽之才子新息領符於南紀
遂為炎漢之功臣時當百粵用師乃以一麾出守踵陸
公之前踵壓石為裝聽杜母之羣呼易繻成袴竹騎春
甸已嗟廉范之遲來瓜代秋期頓卻寇恂之請借去卜
西隣之福來清東海之塵紫綬權移寔繫全疆之控搃
繡衣棘領仍歸舊府於臯牢方平知益部之年鄰寇沸
傳夫豕突伏湛守武昌都之日叛羗橫肆其鴟張橫水

明光良非虛警叢祠夜火偏是妖嗥青犢宵來白波晝
聚公則揚旌急邁叱馭爭前掌中據千里之圖囊底扣
六奇之智壁立自建瓴而下犄角相依鼓行隨負旣而
登爪牙盡厲臨淮雪滿亂驅池上之鷺聲淝水風高遠
振山中之鶴唳遂乃窮追虎落折筭俘渠其餘羅拜馬
前投戈呼父一戰而指撫悉定十旬而斥堠重完昔標
銅柱於五谿無此功成刻漏隱敵金城之萬里洵為冠
絕鐘彝欲借長才又移劇罷煙清涼國方歌渤海之買
牛霧列雄州更仗昌黎之驅驅煮海螯波之地臬聚為
雄蠻煙蜚雨之鄉狐憑久慣公初則備兵棘攝繼而領

郡真除烈火何傷善學國僑之用猛流風可振竝資趙
德以興文以茲畫戟兵森拔薤懾悍宗之膽幾致蒲鞭
晝靜食桑懷泮水之音治平邁績於吳公謠頌繼聲於
郇伯會景風之甄賞論前日以酬庸 特晉勲階竝旌
寵飾采錯廡華之繡始卸魚符翠披雀弁之翎爭輝貂
珥遂分巡之一道先權轉運於雙圻蓋其夙懋循猷公
望之孚早徧况復累彰殊伐 帝心之簡愈殷臨邊知
李勣之賢敷歷俾登於二府養望備范雍之代眷勤用
錫以三遷方膺柏府之崇躋游荷薇垣之顯拜副貳公
之典冊繡黼在裳兼連帥之威儀琫戈作導節鉞本傳

傳家之物必知山甫之纘戎幘蒙皆舊部之民早識頽
川於治郡喜甘棠之最久宜喬木之同休然而任總甸
宣艱踰盤錯弁服歛闕而新附羽書接境而猶馳犬羊
腥穢之餘元刺史之歌行莫罄鳩鵲化離之衆鄭監門
之圖畫誰陳公惻彼瘡痍善茲杼柚期稱介人之義恐
怨牂羊默操弊吏之經務除害馬去其泰甚蕭寢更臬
格之條汜可小康珍國副鳩民之意賴是政成於有易
因之維鞏於常羊民今稱之國之福也且夫元祐之宏
開皇極在用老成營平之久熟邊情乃安遐邇公自銅
符孟入英蕩游超裴令公事歷三朝唐休璟計周萬里

或單車殄寇瀟山立陳衆之祠或夾轂頌春淮甸繞鄭
宏之駕或待諸梁之定衆真踰望歲之情或驚東哲之
請天疑有通神之術或廣設三科之會翼翦長鯨或勤
宣十部之仁手為天馬韋丹政事洵堪稱首於元和嚴
武勳名定是前身之諸葛雖汲黯頻年不召適欣脚駐
夫陽春惟士行舊夢有徵行合翅搏夫天路果使帝旌
郭賀服賜三公仙謁處回節持二鎮璣鏡靡遺於旁燭
銀刀益肅其威稜爨旣雖頑定懾史公之紀律契丹每
入必諮富弼之起居固當敵畏黔夫潛設北門之祭何
止城營申伯屹為南土之屏是皆喁望所最公詎意廷

推之偶左長孺以便宜矯制竟容歸節於中朝亢宗以
撫字勞心真注催科之下考嗟乎霧迷蜀鹿何時騰柵
鼓之歌星炳貪狼詎為積蒿牆之矢聽鼓聲而思帥尚
待歸俘舉筦庫以登朝竟成作俑尺天寸地幾同鑿空
於黃河女布男錢但競撻牢於赤縣板板豈上天之意
滔滔為近日之波然則公之平鐫不且賢於右轉歟公
亦以謂命重在民爵輕在我永叔早嫌夫描畫晚節今
全中郎奚病於琢雕初衣適遂又况瘴深此地飛鳶久
惕於水中詎非福相自天失馬庶同乎塞上怡然却組
行矣登車雖然以公之惔炳丹霄運膺赤曜萬安世重

光之慶符遽瑗再仕之年韋孟離官尚夢爭乎王室謝
安去位忍心恕乎蒼生李晟生本為唐廉頗必當用趙
武鄉英略豈煩隱事之條充國老謀定竟前功之緒特
是芄芄彼忝久已含膏粥粥羣嬰奚堪奪乳謫鮑宣於
司隸士競播揚罷朱穆於冀州人爭畫像獠奴蠻女曷
禁湏涕而持鞞弩父亭公咸且駢肩而臥轍矧某羊城
未吏雁塞麤材趨走風塵久屬優容於度外瞻依山斗
竊窺經濟之緒餘賴蕭相之發蹤忝有從禽之獲恕士
元之廢事轉褒展驥之才回思鼓聽郡衙坐嘯日依夫
成璫何忍班分祖帳趨承忽送夫延年陪庾亮以登樓

曾欣得侍悵劉蒼之歸國倘許相隨樾蔭俄移葵傾彌
戀從此坐來大樹愈思馮異之功所期開到秋花仍看
韓琦之節想殿陛本知衛尉行拜前官願朝堂復起潞
公因資大用此日千尋功德固已高南嶠之峰他時再
造山河請敢促東山之駕謹序

從軍日記自序

余自癸丑歲改官歸家竊冀萊衣潘輿從此遂多樂地
豈謂五載星霜連遘大感造物酷虐於余為尤嗟乎風
樹長號蓼莪永廢尚有何物堪役余懷而積哀負疚之
躬猶未與沙鑠同委不知夢夢彼蒼將容此瓠落於何
所坐是數年以來偷活草間而窮愁萬端非復人境嗟
乎何怙何恃詩所為沈痛言之也憶曩侍先君子嘗
一日顧謂不肖方今海內多事潢池有滔天之波汝讀
書苦不多又無幹濟略豈遂望補人家國及今秭米一
官已脫若做屣予幸有負郭五十畝送往事居為汝計

當麓給自此種秫釀黍暇則讀書東郊綺里鹿門去人
政復不遠若遂措意名達染指鼎鐘不獨山靈笑人抑
恐羊腸太行駮駟猶不得騁矧跋鼈耶二者難易汝自
審之是則北^以駮南山之放良非先志所屬於不肖也奈
何盜賊水火之阨日驅逼人於不得已哉漢人王商有
商有言貧賤困苦何時可以終身殆不啻為予發矣屬
今都統長白某公經略全皖奔走羣才以不肖嘗及門
厚見知遇遂下符辟召予固不違律令顧脫令門祚既
謝而劉公無絕交之論冀缺有可耨之田寧遽以短後
曼胡易是薜蘿蘿帶嗟乎毀誓墓之文唱從軍之樂行

乖素尚動觸牢愁迺以今月既望灑然登程此後馬首
船脣星屯露帳凡所涉歷靡不編記以備遺忘而於是
行之惘惘可憐非所得已輒麤綴其端如此時咸豐九
年秋季也

補盦日記自序

古人云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余之亡羊多矣補之將不勝補然補之為用古人有施之於蒼蒼者矣小雅云衮職有缺仲山甫之補則以魏魏周天子且亦得而補之補之時義大矣哉然則吾有所宜補而自補之豈曰無補此補盦之所以為予名也元裕之云人生百年內踏地皆種迹吾立是籍以記吾日月之所歷爰取其語以揭於端

黃忠端菊花詩帖跋尾

此漳浦先生石刻菊花絕句不識年月玩其詩固在未
入獄時也先生學問氣節為勝國一代偉儒而丁元二
之運未獲如韓魏公得時行道不負晚自老圃襟期當
其逮繫詔獄與屈子同一遭遇然而園扉講易又不如
澤畔餐英尚得脩然自放及至元黃反覆又不得如柴
桑處士編義熙甲子於東籬嗟乎雒邑之頑島上之客
易姓之際代有其人如先生者柴市而還一人而已此
榻得之於端州市上惟予族祖忠襄公曾受易於先
生旋而歿魯王之難可謂沉瀝一氣不甯念香火因緣

先世有在得此帖彌切辨皇之奉爾

讀綱目條記跋

右讀綱目條記十六卷嘉慶朝武進李紹仔述來箸語
語精覈用筆極個儻通峭可謂三長兼擅予在里中時
知有是書而未見前日遊雙門底書攤中偶得之今在
舟中手披一過真世間不可少之書也惟第十五卷中
於胡致堂欲以武氏廢為庶人賜之歿而滅其家一條
詬為已甚不知何意為金輪營抹此條當可省耳

三藩紀事本末跋

乙丑三月得此於羊城書肆載之歸裝中閱兩月還抵
武林以官事勾留顧氏寓屋發篋中書拉雜取閱以銷
長夏又兩月節子司馬來同居述其近年於勝國鼎革
時事正刻意網羅欲纂成一書以糾裨官之繆而補正
史之所遺其用志蓋在吳兢馬令諸先賢之間纂果有
成足可不朽適見予案頭置是書有可以備參攷遂以
見索余方媿學植日落見聞隘陋不克如范純父之於
涑水效分編之役是書尚敢靳哉因跋而歸之

跋李尊客所詒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乙丑閏五月余歸自嶺南僑西泠逆旅以事阻尚未買
渡東去不十日蒞客民部亦自春明假歸來居於此七
年舊雨邈隔山河兵後畸蹤不期齟合相與譚今感往
涕笑兼并數日而未已因道君昔年館余家日唱酬譚
謔外客各以買書賭勝越城書肆中殆無日無吾三數
人屐齒於是余勉熹堂踵楹書而裨益之者幾不下二
萬卷君越縵堂亦多南面百城矣今則辛酉之亂脈望
成灰睠言生平此最於邑予南遊三載破研所畊裁可
一飽稍從縮食之餘袖零星緡錢市得雜書數種頗類

趙德父遊東京相國寺蹤跡然積千日久今載之歸橐者不及曩年百一與君譚次因檢明人寫本沈下賢集及國初人仿宋槧班馬事類初印本二種贈之君反下賢集以為不欲傷廉而立出此書為報前後題識宛然劫前物也蓋君入都在己未歲攜此以行故得不隨家中諸藏籍同殉或亦有數存乎其間耶是刻為曲阜孔莊谷民詭微波櫟本不及

玲瓏凶館本之精然刊

奉刻二槧班馬多誤改而此初合諸本審訂

刊校矜慎大可貴矣

代蘇廣堂給諫答曾滌生揆帥書

滌生大帥相公麾下前歲辱損鈞翰琅琅千餘字具示軍國賊虜近狀憂憤忠愛之色凝結奮迅疑墨瀋耿耿猶熱也至所以惓惓於某斬剋而德惠之者甚厚且摯尤使某讀之顙泚頰頰不能頓已雖然相公豈有愛於某哉相公方施逞其和緩跗鵠之手凡可以充宣道而入佐使又或可以資蚤晚之調攝以濟刀圭所未逮者蓋無勿疏方及之而併及於筮櫛邊不值一錢之物此相公全注意於餌服者之作用然因以見相公之精誠智慮無所不至是能勿使某之肅然斂容而敬感哉奉

書迄今忽忽再稔缺然不報之故蓋得而言某自念生平受性最病狷狹偶世間些子小惡不能使稍容耳目之前乃至以絕島犬羊徧肆腥穢此豈僅李貓竇鵠之比其為嚼齧裂皆不與竝存自然而發矣况辱明詔以驅除然而當此之時干戈玉帛同在一境已自憎戾跳宕肝為之絕顧執干戈者猶能自若也乃始則已乘捕鹿之方俄而竟成投鼠之勢在國家羈靡勿絕或宜忍小辱以全大謀而某之嗒焉遽喪其守不啻以裸裎柳下之側者直迫孤竹衣冠溷與之處一時褊急忿恥甚至晤對妻子幾不能仰首伸眉尚能於相公誘掖蟲

沒之端出一語相可否哉此所以遂成契濶疏惰之臯隱若自外以積於今也欽奉天曹首祚百度維貞擢任老成遠逮疏賤如某頑拙衰鈍豈尚堪有補明時重為諸君子之役然正惟一無所堪何敢怵遠埃烽火之危避長安珠桂之危偃蹇邛壑妄據遠志之高名屬詔書之來已際歲晏苦嚴寒非咄嗟可辦當白大府具章代陳俟春而發今無可再緩已定來月首塗然楊朴頭皮決不為山荆所料聊以塞明詔亦稍副相公眷眷也江左陸沈頓至此極敬惟相公以安石茂宏之韻度兼太真士行之忠謨峻整恢宏壁立萬仞而又蘊結開

布無非至公血誠以是重 冕旒非常之眷傾中外絕
域之心下至走卒兒童甚而偽酋降虜廓然咸覩其精
白對越之志卓為鏗削蕩平之模蓋半千之運陽明而
後宜當其可特相公負荷之艱倚畀之篤抑均過之惜
推轂稍晚以至南東其畝尚未徧疆理之迹此蓋挺生
之奇不極萬手無措之際不使獨運從古而然然彼蒼
特為發相公一人勲望忠智而不惜數百由旬之肝腦
以蓄之則亦慘矣自來談攻取建業之略類曰一軍出
皖城一軍出廣陵雖機會隨變而殊形勢至今固在最
可悼歎者數年長圍之役潰不可收其初殆欲師鄧艾

艾陰平之智參隋主汴隄之謀勞逾古人成功反不相
似至相公始神運全局力爭上流乃者全皖廓清斬然
斷賊右臂然後建瓴而下以圖一瀉千里之功沈幾老
謀千載共見喜聞 賜復之內豫章亦全境具完廣德
受七萬衆之降浙東郡縣數有恢復凡此發蹤指示殆
與厭亂之天心無勿默應惟是 國家養命之源三吳
稱首比歲 神倉根本岌岌不支麾下泉各路軍道纍
纍無筭皆坐此莊之荒時政補苴各術無人不知為剝
肉補瘡况默念人情已有不任再剝之勢賈生有言不
在土崩而在瓦解每一舉念輒如寒月抱冰在相公力

征經營自有次第豈瓌瓌者足扣囊底之智所祝樓船
風利一舉遂東利漕通商咸復舊迹則宗社實所式憑
之耳某北征稅駕僂指當在鷄首紀躔遙想麾下諸將
定已踏石壘雀桁而登相公親點俘鹵俘醢燕早畢間
手柄蒲葵上西冶亭與客圍碁正某重抖擻東華塵土
時也伏維為 廟社蒼生千萬珍衛珍衛千萬靡任悽悽之
誠伏維鈞鑒某再拜

亢藝堂集卷六

會稽孫廷璋并公著

書 書事 銘

又代蘇賡堂給諫與蔣薊泉方伯書

某白某迂鈍衰蹇進不能為 國家擔當一二有益之
事退不能謀桑麻公田之秫以娛伏臘而長子孫塊然
獨遊年逝而拙益甚良宜為鄉里後生所竊笑而一時
衮衮貴顯亦應厭而棄之以為於世無所須久矣況以
執事奇傑英偉應運騰驤 廟堂之所倚畀生靈之所
囑繫行且黑頭建節視王珉謝安齒猶未及宜將謂天

下瑣瑣無足為顏行又安取於瓠落無所用者乃執事
前年在粵既抑然不稍以勦伐名位抗顏自矜而獨於
某之窮老退鈍無能為後者直至貶損風裁惓惓折節
請就願學之列在執事即不計某之忸怩不能自安何
絕不顧時人同輩之羣起相錯愕乎夫諸葛君天下之
才其在襄陽必拜龐公牀下龐公不為止及為丞相時
許靖已老又必為之拜唐之魏鄭公房杜諸公並一代
匡時佐命之傑而受業於河汾老儒以此見古來命世
大才能夷天下之大難成不世之略者於此等事本不
為奇然而近世則不行久矣何意當今之世當某之身

竟遇之於執事雖某非龐許仲淹其人而執事曾不以
此事為奇隱然有命世氣象即此以推其足以夷天下
之大難成不世之略必矣然此實 廟堂生靈之福執
事與某皆可不任也間從邸抄畱意兩浙兵事知浙東
漸有起色獨浙西尚無一矢加遺蓋以一片三吳無投
機之會惟前聞鮑春霆軍門受廣德之降是已拆賊藩
籬可以漸蹙而至不識至今數月何故又遂無動靜殆
鮑軍遠來其勢又孤於兵法未當深入竊料恢復全浙
固當自東而西蓋居上流建瓴之勢因之破竹而解也
左季高中承經始於三衢以次而下睦婺可謂宏略遠

謨操其全算又得執事贊襄輔助正如瑜亮在漢度想
在唐臨變出奇功在漏刻固無煩鄙人畫地據掌遠益
囊底之智也頗憶曩日與執事煮酒縱譚既辱執事不
輕相鄙夸而某於贈言之餘無所為執事收識塗之效
特以矜慎誅殺一事丁甯相期此非某年老氣柔輒欲
向念佛老媪喃喃學舌設或上方太阿尚有當請且自
問倔强猶昔也而已則忍於斃虎狼轉望人之不忍於
螻蟻者願執事取吕子明曹武惠諸傳時時覽觀之耳
昔鄧高密不妄殺僂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明祖嘗舉以
諭常開平君臣之際相勉以此況師友之間乎某無以

為知己之報而祝執事之享高爵子孫昌盛是則所以
報也某自別後大率如故步屨三徑尚不仗扶老之策
髭鬢未甚加白日尚能就燈下觀細書殆放翁所謂天
將強健報清貧者歟片席絃歌麤資八口雖以視東隣
之撞鐘擊鼓殊太冷落而當驃騎無以家為之日每自
顧二十七種菜已特過分又嘗靜念受性狷狹偶有世
間小惡決不欲使稍容耳目之地以是數蹈伯宗國武
子之轍而幸脫斧鑕是 聖朝何等恩遇顧粹逢絕域
犬羊徧肆腥穢屬忝驅除之任固已瞋目礪齒辦一不
與竝存矣孰知夫大謬不然之事猶渴驥之奔於泉頭

甫就水而有大力者振其鬣而閉之箱試問此時胸次
其鬱塞不快殆當如何昔富鄭公於慶厯增幣一事引
為大恥終身不敢論勞區區之心有甚於此謝事以來
惟將一意杜門訓課後進還我三十年前酸腐面目不
復戟手論天下事矣屬 新天子恭默思道 兩宮親
決大政翕然謂東漢明德北宋宣仁再臨寓內既首除
羣奸尤致意於老成宿德天下才俊之彥務稱實用而
盡除一切忌諱粉飾之陋 黼扆之地洗着刷目冠帶
之倫延頸舉踵此千載一時也而如某之疏逖衰鈍茶
然一腐儒耳乃亦遠辱 明詔促之還朝當徵書之來

某竊自揆有可以不出之道二一則朝局清明衆賢枋
用遺漏闕失蓋寡即或內外百司間有待於整頓挽回
而某諫官也所職第盡於空言空言則何人不能今之
言事諸臣其微中者亦正不少又何取於競相復沓徒
瀆觀聽夫以安石東山之望尚取將如卿何之譏況在
於某此某之無益於國可以不出者也一則某天性所
稟泊然寡營 文宗初年妄有論獻一不見用雖不敢
悻悻拂衣會以憂歸遂決誓墓徜徉於靈巖峭峽之間
其時年齒蓋未甚邁海內變故亦未至是之亟設某有
覬於車前之八駟屏後之三獨坐為而不得可也未有

不為而能得者則固宜卻鮭菜而分侯鯖久矣又今日
犬馬之齒忽已六十有四豈有亡羊於十年之前而補
牢於十年之後昌黎云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則某
之此行即一切盡如俗客之賀辭其為歡華豈特不滿
眼而已執事觀某豈周鼎放輩哉此某於一身之毫
無所冀可以不出者也然而有不敢不出者 九重勵
精於上景運一新方且盼郊輶之間庶集珍異而尋常
駕乘之產乃先偃蹇不就此何說也 毗庶之子即退傭
於先世而聞其主家日有起色無勿開口而笑雖老不
任事尚強起詣之招之而不至此又何說也 值 奉詔

已在歲晏苦芻秣非咄嗟可辦當白大府具疏代陳俟
春而發今無可再緩已定來月首塗明知舟車之崎嶇
與衰體久不相習長安珠桂什倍疇昔硬餅饅酪之餐
貴如牢醴此皆足以窘某他日追味山中之赤米白鹽
決有歎為不堪回首者然而豈得已哉吾家子瞻亦在
嶺海召還而亦當 母后親政之日然子瞻為羈臣某
則幸為退士今蒙召雖若同揆更不若子瞻之尚有益
於身謀者耳僕指卸裝都門當在鷄首之月倘目下數
時執事已手平兩浙脫劍入朝如少陵所謂歸及薦櫻
桃者則且將先我而至某因得縛駕短轅日詣朱邱聽

執事談平賊之略抵掌稱善然後帳飲郊外送執事別
領雄疆把鉞馳去豈不極生人之大快也耶此雖縱言
所之然而矯首實切軍中近事尚望隨時示之不宣

與倪雲癯書

前日辱過訪尚未及會歉然歉然大箸桐陰清話所紀
軼事可續玉樵觚賸之編間登佳章甚類迦陵篋衍之
選求諸桂林著作自順陽驂鸞錄以後恐未多得若度
嶺東則雲鞞孃記室才調庶幾似之黃氏雙槐翁山
新語之類未可望也各卷中附載汪笑生諸作特雋觀
卷端小序所題籍里不覺如劉頌之遇華譚矣何以豆
棚圖長卷尚無水雲數語耶此圖頃已如命題成秦淮
海行第之數聞譚玉翁為嶠南靈光鄙人適映其側此
亦蒹葭之倚也前年客春申遇故人王小鐵舍人能作

山水出於奚鐵生王蓮心之間鄙人思用元裕之舊題作一家山圖障子已有詩干之會恣恣渡海不果今隔兩寒暑此願仍如陳同甫所云耿耿未能下臍爾此間誰擅此執某索居都不相聞足下當有識者擬買數尺嫌徑以奉煩不知能否第僅為中駟亦不願送此鞵材也俟天晴腰脚不嬾嘗拜牀下并作此事商量畫卷仍裹巾還上

與李壅臣書

閣下索觀鄙作某三年前一切詩文舊藁均付兵火流落嶺海以來則正司馬溫公所謂日讀徒流斬絞之書而且日夜以生事為憂實無心於此在端州時作論二篇論江浙恢復事宜其時蘇賡堂方伯尚以給諫居家見此文即索去寄與蔣鄉泉方伯某并不畱副藁又有制用策三篇雖今日尚在篋衍而篇幅甚長錄寫不易此五篇者稍有關於經濟其餘應酬文字本不甚作亦不存藁偶有存者亦無足觀白太傅與元九自論其作文之病在於說理太周用意太切某生平亦最坐此

於國朝前輩中最愛易堂諸子而於易堂諸子中愛魏勺庭尤不如愛彭中叔惜乎若大五羊城竟尋不出一部樹廬文鈔至於公牘文字本另自一種太抵陸宣公蘇長公兩家最為合宜若周秦西漢皆無用也閣下又欲觀某所作公牘則某從不畱藁更無以為獻惟憶去年五月有請展續造地圖限期一票旋奉督署批答有具徵碩學無任心儀等語又於七月有續報軍情一票則奉道署批會有切實指陳之中語語皆具卓識等語稟報軍情先後十餘次此稟稍著議論耳又九月賊退之後有備陳詳細軍情一票則為督署所排斥者以上各稟當時皆達於

府閣下飭吏檢送披閱亦可以得其大概為嗚喙之資矣近年為坎壈纏身不但文不多作并詩司亦復久輟有張研秋明府者隨李廉訪軍中兩月來與某晤對甚洽出詞藁兩種見示始稍稍技癢因各題一詞於其卷中請為閣下寫之別紙然益渺乎其小矣不是舟中別夜亦無暇絮絮叨叨至此也一笑

與傅節子同年書

節子老弟同年足下適借尊藏詩譜後訂繙閱一過其
刻可謂精矣兔牀一老儒必手自校勘而尚不免有譌
錯諒哉此事之難也今摘其譌者凡三處第六葉第二
行第十二字大小論當是大小雅第二十葉第五行頌
弁誤作頗弁第廿一葉第六行第五字事當作祀又小
大雅譜今本於師移其弟耳之下亂甚焉之上尚有六
十九字周頌譜今本於禮之藏也之下功大如此之上
尚有四十一字而此本並無有閱其周南召南譜及曹
譜中於時刻本時本之類皆有按語標明此兩處默不

標明不知何故今以奉完乞答納

書張忠武逸事二則

人多誤傳張忠武國樑初從洪賊向忠武榮招之來歸
今以予所聞書之忠武粵之高要人家邑城外羚羊峽
幼孤貧鄉里無可託有疏戚在桂林業販肆往投作住
年崽住年崽者粵中語謂田家子傭於人視其力之所
能皆役之授食而不給值率以役滿一年為去畱或役
不及一年還則父母痛撻之鄰里皆詬罵以為無能為
故主人不容也忠武是時年十二積三年餘鄰有藝搏
擊者輒以執役暇熟睨於旁遂通其藝日必擔水於外
由是數與人衅膚受者沓愬於其戚其戚不能容責而

遣之時年十六家遠不能歸頓失食乃為胠篋行漸引其類凡獲財物必推與衆不自私衆皆悅服歸者益多巨案山積曾殺捕者巡檢官又劫一侍衛家殺其主刺劫富濟貧四字於纛每掠富人貲分其黨外皆散之貧村有衆至數千橫行郡縣官吏患之數以兵捕捕將近必退一二十里再近再退至於三然後結陣以拒不問捕者數衆寡第自挾三十人前與之敵置餘衆於後悉不動捕者雖衆雖屢捕無不為三十人者所披靡由是有司聞張嘉祥名輒避之無敢逆嘉祥者忠武初名也善化勞尚書時撫粵西令左江協副將某招撫之始隸

伍籍補末弁時金田賊洪秀全等固未起也其後向忠武剿賊廣西數遇困皆以忠武抹得免向甚德之與俱征江南遂至於死大軍之潰於江甯也忠武退守鎮江賊至丹陽出禦遂不返或言見其所乘馬馳回蓋已沒於陣或言賊追急投水死忠武嘗以選鋒五百人為親軍戰必與俱至是五百人無一返者忠武有弟從於軍後得歸粵嘗言是日之出師也親送之陣前然未見有所乘馬馳回者也又迭遣人至戰地及水中購遺屍不可得予客端州唐君千鷺為予言如是唐君忠武同里人與忠武之弟交忠武死時年三十有三

先是忠武遣其孥歸里屬鄉人李參將送之時江南師未潰也里中故無家以五千金付其夫人置宅給衣食臨遣拔一齒授夫人為別曰予誓死於賊恐骨不能歸他日可以是以葬其語洵烈丈夫哉未幾竟驗今以此齒葬里中其夫人桂林人也忠武未貴時一日為邨堡人所擒夫人亟馳至劫之以歸人無敢動者既自軍中還築室於羊峽與妾四人居會當受一品夫人封封詔將至謂李參將曰諸妾與予同事軍門獨予受一品封彼悉未及恐怏怏多不懽若讀詔可口增某氏某氏也新興高明等縣有嘉應客民屢與土人鬩避難者多入

於羊峽道墜相望夫人覩之慘然貸千金於人立散之觀此數事夫人亦婦人之傑也益可以見忠武矣

研銘并引

比入端州幕最喜陟披雲樓上揖七星巖以為差可與
語適得此石於邗人舊家澤紫而瑩噴以雪湍寒碧在
背湛然隱然數之可八箇從此河漢西流又不在北戶
矣銘曰

元精耿碧紫微是直是為東方蒼龍之七而餘其一其
諸羊裘釣魚之客乎

又

其氣躍然見於東南碧眼紫髯是吾家孝廉

其居觀者見其...
...
...

天

臨平...
...

...
...

...

...

...

...

...

羹匙銘

截北斗杓套太倉霸嶽蓮墮瓣綏桃剖覈引醴螞金嘗
稻翻雪以挽天河視此注挹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